



散文

赶年集

■尚纯江

的。

俗话说，“新年到，新年到，女孩要花，男孩要炮，老头要顶新毡帽”。进入腊月，年愈发近了，大街上渐渐热闹起来：返乡的、赶集的熙来攘往，川流不息，车和人汇成河流，挤挤拥拥，街道愈发狭窄不堪。看着大包小包买年货的人们，幼时赶年集的镜头一幕幕闪现眼前。

幼时的冬天，漫长而孤寂。农闲下来的人们，在南墙根下仁一堆俩一伙地晒着太阳，边逮虱子，边讲些陈年往事、家长里短，打发着无聊的光阴。然而，“吃了腊八饭，便把年货办”，一过腊八，人们开始忙碌起来，不像现在，整个冬天在外打工，直到快过年了，人们才从四面八方赶回家过年。那时腊八，便是赶年集的开始。不管贫与富，都是要赶年集置办一些年货

在穷乡僻壤，赶集，对于小孩子来说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因为过年，学校早早地放了假。在赶集的日子，我死磨硬缠着父亲。一向严厉的父亲，此时总会满足我的要求。于是，我欢呼雀跃起来。在那个缺少乐趣、生活枯燥的年代，赶年集成了小孩子一年中除春节之外最为期盼的日子。

赶集那天，天刚蒙蒙亮，我就起了床，跟随大人上路了。出了村口，看见路上三三两两赶集的人在匆匆地走。慢慢地，赶集的人汇成了

人流：赶驴马车的、推独轮车的、骑自行车的、牵牲口的、步行的、肩挑手扛的，步履匆匆，语声喧哗。不知是谁唱一声不伦不类的“包公案”，如劈柴般的嘶哑声惹起一场大笑，凭空增添了许多节日气氛。

集上，人们摩肩接踵、熙熙攘攘、挤拥不动；叫卖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集市分若干个年货摊位区域。柴米油盐酱醋茶，牛羊猪兔鱼鸡鸭，五行八作，各成一体。最热闹的要数烟花市场。那里，手工制作的烟花鞭炮品种花样繁多，鞭炮、大雷子、二踢脚、气活子让人目不暇接。烟花小贩为了吸引顾客，噼噼啪啪放起炮来，响声此起彼伏，煞是热闹。有钱的，买上大盘鞭炮，乐呵呵地笑着；囊中羞涩的，买盘小的，高声念叨着“有钱买炮响，没钱也（爷）听响”，惹来阵阵哄笑。肉摊前，人们挑肥拣瘦。那时，肥肉最受人们青睐，价格也最贵。卖肉的用手指着一块三指厚的肥膘肉说：“砍这块。”只见卖肉的手起刀落，砍下一块肥膘肉，挂在秤钩上。卖肉的赶快把肥肉装进篮子里，快活地

叫着“烀肉吃饺子喽”，一副得意的样子。那时，只有囊中羞涩的人才买瘦肉，这恐怕是现在的人不能够想象的。

除了肉和鞭炮，红纸和年画是必不可少的。有了肉和炮，再买上几张主席像，或戏剧或剧照年画，找人写上几副大红对联，这个年便过得像模像样了。所以，集市上这几个地方人特别多。但是，我们小孩子最关心的不是这些。男孩子关心的是烧饼摊、鞭炮摊以及连环画摊。女孩子关心的是花、红头绳、花布。那时，要是能吃上一个沾满芝麻粒的大烧饼，兜里揣上两盒麦芒炮，两本连环画，够炫耀大半年的。

过去，赶年集不像现在，一个集啥都买齐了。那时不行。一是集市上货物没有那么充足，二来农村的冬天比较清闲，优哉游哉地逛几次年集，也是一种享受。所以，买的年货虽然不多，但也要赶几个集才行。赶集上瘾的直到年三十最后一个集才肯罢手。

现在赶集，开着或骑着车一溜烟跑到集上，大包小包使劲往上掂，鸡鸭鱼肉生猛海鲜、新鲜蔬菜，应有尽有。几万头的全红浏阳鞭炮透着喜庆，印制精美的对联透着吉祥。由于不差钱，又有车辆，赶集方便快捷，一个集啥都买全了。

不过我总觉得，现在过年赶集就像吃快餐，味儿越来越淡了。不知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散文诗

散文诗三章

■王猛仁

午夜

万籁无声。

间或有一两声鸟鸣，在深邃的幽暗中渐次传递。

是河水的微波在荡漾，还是夜色中不安分的小鸟在蠢蠢欲动？

我在沙河南岸独自徘徊。

静寂，落寞，恐惧。

沉睡的河水，在雾气的氤氲中，凝然不动。

我从容地进入树林深处，在一片的静谧中我听到了温存的声音。

那是叶的低语。那是风的恋歌。那是夜的呼吸。

这里有一种独特的恬宁，能穿越时空，走进内心。

无形的，或者有形的；有声的，或者无声的。

我们在频频交谈。

注目。品味。参照。

将自己一切已经奉献给了岁月，奉献给了时光。

那迷人的眼神，那午夜泛起的雾一样的迷濛，早已经浑然一体。

莫非你又打马而来？

……

等

霞光已在山涧苏醒，黑夜已在深谷延伸。

田野空寂、迷濛。

新的一天，又要在云雀的飞翔中，在美的幻化中，提前到来。

这是正午时分。

河边有洗浴的牧羊女。

田野无声。

山谷有梦。

炎炎的夏日将在天空翻腾。

我感到大地在呼吸，我感到草原在跳舞。

一切看似安宁，一切似是图腾。

只有从远方飞来的一只黄莺，不住地啼鸣。

太阳已经落山。

晚霞像一股粉红色的暖流向四处泛滥。

行走的脚步暂趋缓慢，暮色在幽静的山谷徘徊。

这是美丽的一天。

我已等了多年。

我想再一次见到你，哪怕再等百年千年。

这不仅仅是传说

月光深沉，温柔。

我的生命，如同这静夜中的雾霭，朦胧而且祥和。

这是我的爱。

河水慢慢地流淌着，永远地流淌着。

我的生命，有一部分已安躺在你的心坎上了。

在这欢乐的时刻，姑娘轻轻地走来。

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他的名字，亲切地把他召唤。

你以前去了哪里？为何总是躲着我？

啊，这情景多么富有神奇色彩！

周围有煦风拂面，到处是美丽的花朵。

眼前的一切已给了他回答。

那返青的草原，那迟开的花朵，那河水的欢快奔跑，那长满了新芽的树木以及它们充满生命的叶梢。还有，在它们的上面，那恬静、安谧、快乐的天空……

如今，日子一天天过去。

一切缘于我痛苦的沉默。

我心中的爱人在哪里？我梦中的薰衣草在哪里？因奇迹而被无限崇拜的天山脚下的雪莲又在哪里？

这一切都已成为过眼烟云，荡然无存。

有关她的传说，却遗留在我心中……

诗歌



感情的角落 (外一首)

■韩运城

不经意间
我把你的回眸和微笑
丢失在匆匆的人生旅途上
我从未感知过你的眼泪和悲伤
只从你那里肆意获取
五彩斑斓的关爱和温暖
已如在沙滩上捡起的鹅卵石
我的感情原来那么纯真
不知是被阅历和生活的磨难
所媚惑
犹如收获阳光和月色般随意
感情使然
付出的感情不纯真
收获的一定不是感情
而是带着苦涩味道的情感
那被遗忘的感情角落
又在不经意间被回味
可又有谁在乎呢

相思

一抹淡淡的
永挥不去的——思绪
儿时依稀记忆中的村口
那几棵挺拔的白杨树
在风中轻轻地倾诉
是你对我的思念
还是我对你的眷恋
我已走得太远太远
但那只是我的躯体
可我的灵魂却永远在你那里驻守
几时梦回
梦呓着父老乡亲的嘱托
还有儿时伙伴的笑语
几多梦醒
还是对你深深的留恋
及挥之不去的旧时容颜

随笔

回不去的童年老家

■何笑丘

冬日的一天，我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童年老家。

曾经栽满鲜花的农家院落如今“屋”是人非。土院墙倒了半边，陪屋已经坍塌，西屋和堂屋亦一片荒凉。墙上的野草迎风摆着，好像是在笑问“客”从何处来。眼前的它让我觉得陌生。

儿时的童年老家，院子里、土墙边，都有美丽的鲜花。除了冬季，每个季节都有花的芬芳在院子里飘荡。这里也曾经是家禽家畜的乐园：老母猪、鸽子、鸡，还有我自己喂养的小狗。放学回家的时候，鸽子会在我头顶盘旋，咕咕地叫着，而小狗也会迫不及待地在路边等着，因为怕人，并不在路上摇尾，而是早早地躲在河边的草丛里，待熟悉的脚步声临近，便会突然蹿出来摇着尾巴上蹿下跳地和我嬉戏。于是，我便戏谑似地将书包和小板凳套在它身上，吹着口哨欢快地回家。

童年欢乐的时光是和那些玩不够的游戏分不开的。

每次和小伙伴们玩得昏天黑地，才极不情愿地在妈妈的呵斥下被拽回家。妈妈亲昵的骂声是玩疯了乐不思蜀时最怕听到的，但那又是肌肠辘辘时最美妙的歌声。

当然，我的童年并不只是玩耍和游戏，还要做很多不太情愿的事。那个年代是没有面粉加工厂的，面粉由妈妈自己加工完成，工具是一头毛驴和一盘石磨。这个工作在当时算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程序很多。在磨面粉的头一天晚上，我和妈妈要去生产队“问牲口”，那时的我并不十分理解问牲口的意义，直到上中学后才明白问牲口就是看看牲口有没有空的意思。牲口问好，第二天一大早我起床去牵牲口。有时候，问到的是快牲口(马)，牵来的却是慢性牲口(牛)。每遇到这种情况，善良的妈妈并不责怪，只是理解地报以微笑。她知道队里的生产耽误不得。

我在妈妈一个个小故事的陪伴下，看着白白的红薯干被石磨一遍遍地挤压，变成细细的面粉。工作完成后，妈妈会亲切且严肃地叫着我的小名：“小蛋儿，快把牲口送到生产队去，别耽误了明天的生产，千万要记得在路上‘土拉窝’里叫它打个滚儿。”当时我并不知道为什么要叫牲口打滚儿，只是对妈妈的嘱咐不敢忘罢了。于是，看到路上有很多土，我便认定这就是妈妈说的“土拉窝”啦，牵着牲口在原地转上几圈，嘴里吆喝着“卧、卧……”，它便听话地在地上努力翻腾起来。

把缰绳交到期盼多时的饲养员手里，饲养员会仔细地检查牲口身上打过滚儿的痕迹，确认后便会摸着我的头给予夸奖。然而，我并不是十分乐意去完成这项任务，原因是害怕牲口在路上因想念它的孩子，兴奋地跑起来，这时我便会不知所措，但手里的缰绳是不敢丢的，只能窘迫地跟在它后面跑，往往会让得小脸红红的。这个秘密至今我没有告诉过妈妈，然而为了生活的需要并减轻妈妈的负担，我还得“心甘情愿”地去完成这个任务。

童年的欢乐已不知去向，停在了哪一天，成人的日子里再也没有了无忧无虑，儿时快乐的画面时时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回放，它永远是我记忆中的珍品，它赋予我一颗未泯的童心！

童年老家是我的根，不管社会的发展将它改变得多么美好，也不管我在外面漂泊多久，内心深处都会有这个根存在。然而，等我真的赶回去寻找那些久违的欢乐时光时，却又发现眼前的童年老家已不是我记忆中的那个了。

记忆里的童年老家我永远回不去，就像我再也回不到快乐的童年一样。